

## 昙花开了

每当晨曦微露的时候，院童们的鼾息声，伴着山间的鸟鸣，恬静安宁。

一阵嘹亮的起床号声响起，孩子们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叠好被子，奔向盥洗室。

当第二次号声响起的时候，院童们已经在操场上排好整齐的队伍。徐锦华和一些老师们，一起坐操场，唱院歌。

院歌是竺梅先的秘书徐无生写的：

“吾生多幸，值风潮鼓荡，卷入洪炉，百炼千锤成铁汉，看他年雪耻韶关。天降大任必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古训自非诬，同心忍性，大家努力前途。”

“河山虽破，有黄农裔胄，五族同胞，一德齐心修学业。好青年不负熏陶，自今伊始要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，卓荦成人豪，少康一旅，中兴贵在吾曹。”

徐锦华很少在办公室闲坐。没课的时候，她整天在教养院里转来转去，一有事，便当场解决。

600多个孩子，挨个看一遍，也是要费不少时间的。

碰到孩子，她总会拍拍肩膀，慈爱地唤着“小囡小囡，下课了呀。”

有个同学，在课上不停咳嗽，徐锦华带着他检查身体，发现他患了肺结核。为了挽救这个孩子的生命，徐锦华把他接到自己住的地方，让秘书欧月仙每天烧营养的菜给他吃，还让他光着脊背，到太阳下暴晒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土法治疗，又黄又瘦的他，竟然挣脱了病魔的折磨，变得白白胖胖了。

泰清山顶上，是竺梅先与徐锦华夫妇的住处“岁寒草堂”。有一天晚上，徐锦华窗前的昙花含苞待放。

她笑吟吟地招呼孩子们来观赏，许许多多的孩子跑到山顶，围成一个大圈，彭长根与蒋桂珍坐在一起，听徐锦华轻柔地诉说昙花的美。

孩子们屏气敛声，静静地注视着那一枚枚花蕾。

云薄星稀，月光像轻纱般笼罩着大地。泰清山上的树木仿佛都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色。

慢慢地，那长长的花苞一点点开放了，一抹幽香从花蕊中轻轻逸出。



苏锦华年轻时 苏锦华在教养院时

花儿越来越大了，一朵朵如粉妆玉琢，在明月的清辉下，更加晶莹剔透，挺拔高贵。

夜慢慢深了，寒气渐重，可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离去。直到花儿悄悄合上花瓣，大家才如梦初醒。

这是院童们第一次看到昙花，也几乎是他们毕生唯一的一次。

山外是硝烟弥漫，这里是良辰美景，是失而复得的温暖与爱。

那个静谧疏朗的夜晚，花月交融的景色，徐院长温柔的话语，时时萦绕在孩子们的心头。

## 饥不择食

1942年，竺梅先病故，教养院的经济来源中断。徐锦华一个人苦苦撑着，陆续安排院童们奔赴光明的去处。

跑粮食的事，交给了竺梅先的助手许兴馥。他有胆有识，竺梅先的二女儿后来就嫁给了他。

那时候，山中有不少兵痞，当地人称为“烧毛党”。他们形同土匪，危害于民。

有一次，许兴馥好不容易找了几个挑夫，翻山越岭地运了粮食回来。在离泰清山不远的地方，粮食被一群“烧毛党”劫了。

许兴馥急中生智，让两个伙计在不远处大喊“日本佬来啦！”

“烧毛党”一听，吓得屁滚尿流。这事传到教养院，身强力壮的男生都出动了，年纪大一点的女孩，蒋桂珍、苏锦华也去了，大袋小袋的粮食，成了孩子们的救命粮。

日子越来越艰难，偌大的庭院，只留下彭长根、蒋桂珍、苏锦华等几十个院童，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下打发日子。

四菜一汤，变成两菜一汤，米饭换成了稀饭，饭桶刮得像洗过一样。

最后只剩下番薯干、芦稷、一小撮炒盐、酱油汤。

徐锦华的朋友送来一批高粱米，有点发霉，舍不得扔，做粥喝，彭长根吃了拉肚子，肠胃在绞痛中拧干，空空如也。

更多的时候，是见不到荤腥而便秘，茅厕里是孩子们嗷嗷的哭泣声。

孩子们渐渐到了发育的年纪，食量特别大，那些勉强果腹的吃食无法满足日渐增大的胃口。

教养院附近，有许多狭窄清浅的溪坑，深不过膝，隐隐约约中，可以窥见许多鱼虾河鲜。

不知道是哪个鬼机灵的男生想出来的法子：将河床的两头，用坚固的泥土堵塞，不让溪水流通，然后用手将水泼出。

水涸鱼现，螺蛳、河鲫鱼、鲢鱼、黄鳝、小虾、小蛇成了孩子们的美味佳肴。

男生知道女生胆小，不敢去捉鱼摸虾，有好吃的，也不忘分女生一杯羹。

有一天，苏锦华的饭桌上多了一只碗，碗里是白白的蛇肉汤，底下不知是哪个男生留下的字条：“我们已吃过，没有中毒”。

蛇肉极鲜美，尤其在那个粮食极端匮乏的日子里。

那段日子，饥饿，像一只黑手紧紧掐住蓬勃发育的身体，胃和心一样的焦灼难耐。

很多男生，饥不择食，到处寻找填肚子的东西。

有个男生在山上看到一种红色的果子，鲜艳欲滴。他忙摘了送进嘴里，味道不甜不苦，但至少能让胃踏实一些。

他正想再摘一些，送给院童们尝尝，忽然头晕目眩，浑身使不上劲。等到同学们发现时，他已经全身发肿，尤其是舌头，肿得粗大变形，堵住了口腔。

徐锦华闻讯赶到时，他已经中毒窒息身亡了。徐院长痛哭流涕，像失去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抱着他冰凉的小身体，不断地自责。

彭长根在教养院担任“小邮差”，经常来回走30公里的路，到鄞州横溪镇收发院童与教职员工的信件。

一天跑邮，可以换来一斤米口粮，一斤米可换两斤饭，他总是舍不得换饭，而是换更多的番薯，分给院童们吃。

有一天，天气闷热，彭长根走得热气冲鼻，困乏饥饿，他怀里揣着不少煮熟的番薯，却舍不得吃。

路边有一块大青石，他掸了掸，想坐一会儿歇息，眼皮不自觉地合起来……

日落黄昏，暮色四合，全院的师生都在盼着彭长根回来。可是左等右等，不见人影，雾色深重，孩子们不禁疑虑：这么晚还不回来，他不会野猪吃了吧？

徐锦华也担心起来，命令警卫班的人点起火把，提着灯笼，漫山遍野一路叫唤寻找，蒋桂珍也跟着去了。

走到楼隘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大石头上有鼾声，用火把一照，竟然是彭长根，他动动嘴巴，咽了咽口水，正在梦里吃番薯呢。

真是虚惊一场，蒋桂珍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跑邮是份苦差事，疲乏倒是其次，走路穿着草鞋，脚底总是磨得稀烂。

蒋桂珍看了很心疼，就向附近村民要了一些碎布粗线，连夜为彭长根赶制了一双布鞋。

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她又弄来一些粗毛线，编织了一副手套和绒帽。

彭长根穿戴在身上暖暖的，就像蒋桂珍笑起来甜美柔和的样子。

逢上落雨飘雪的日子，她还会去村口接他。

撑一把伞，两个人戴，挨得很近很近。

## 殷勤的注视

有一天，彭长根在琅溪畔的大树下看《古诗十九首》。蒋桂珍去找他，俏皮地夺过书一看，正是第一首《行行重行行》：

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  
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；  
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？  
胡马倚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  
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缓；  
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返。  
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  
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

蒋桂珍细细读完后，拉着彭长根的手：“弟弟，我们能不能对着这棵大树发誓，我们姐弟俩永远不分开。”

“姐姐，你以后会有对象……”

“我不要什么对象，有你做伴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1943年的初秋，蒋桂珍和几位女同学，在天井里踢毽子，彭长根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看她们嬉笑欢乐的样子。

忽然，从山上的“岁寒草堂”走下来几位陌生的客人，徐锦华陪着他们，一路说笑，来到天井。

一位20多岁的年轻男人，身穿一套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，风流倜傥，他凝视着踢毽子的蒋桂珍，入了迷一般，挪不动步。

当天晚上，徐院长就把蒋桂珍叫了过去，谈了很久的话。第二天，彭长根把蒋桂珍拉到一旁，悄悄问她：“昨晚，徐院长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蒋桂珍只是羞赧地笑笑。她没有说什么，彭长根也早已猜出几分。

那一年，蒋桂珍18岁，彭长根15岁。他自然懂得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的道理。

他也希望桂珍姐能有一个美满的归宿，可是他又隐隐地失落，害怕她离开自己，一个人落得孤单寂寞。

这两种情绪纠缠着，彭长根失眠了。桂珍姐的好事，自己究竟是怂恿撮合呢，还是顺其自然？

过了几天，蒋桂珍要嫁人的事情，在全院传开了。

彭长根猜得没错，那位对蒋桂珍目不转睛的年轻人，是象山县某个显赫人家的公子，那天见了蒋桂珍，惊为天女，便央求父亲向徐院长提亲。

徐锦华想听听蒋桂珍的意思，她却只是一笑：“我听徐院长的，徐院长就是我的亲娘。不过我想先跟他做朋友，以后再谈论婚嫁。”

没过多久，象山那边派人邀请蒋桂珍去做客。

临走前，蒋桂珍把彭长根拉到那棵发过誓的大树底下：“弟弟，我要去象山了，只待三天，你不要乱跑。我会在县城找几本好看的小说书，带来给你。”

蒋桂珍知道彭长根最爱读小说，希望藉此安抚他孤单的心。

彭长根却意识到，此番一去，近乎是告别了。虽然难过得直想掉眼泪，仍然硬着头皮送她到“琅溪春深”的小桥上。

蒋桂珍一再挥手：“等着我啊”。

彭长根扭过头去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苏锦华（右）在教养院

（部分老照片由苏锦华女士提供）

本文根据苏锦华、陈舜根、丁福泉、戴天民、王家淑、韩邦桢、焦润坤等人口述、回忆文字、书信、视频资料整理，感谢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